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

三之一

九

卷第三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陸曰鄘音容

鄭云紂都以南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共伯僖侯之世子。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諡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

音疏

柏舟二章章七句至以絕之。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

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已之意此誓云

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為來事之約卽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

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眾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

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證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爲善故云守義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卽下云至死矢靡他的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已之意。箋共伯僖侯之世子。正義曰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興也中河河中箋云舟在河中

異而音同也

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汎芳釐反處昌慮反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髧兩髦之

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汎世子味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拂髦冠綏纓。髦本又作伉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髧音同汎子生三月翦髮爲髻長大作髦以象之髻音丁果反昧

草背反朝直遙反櫛側乙反纚色蟹
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綏汝誰反

之死矢靡它

矢誓靡無

之至也至已之死信
無它心。它音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

我天謂父也。只音紙
亮本亦作諒力尚反。

疏

汎彼至人只。正義曰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

其常處以興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
髡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

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言已至
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

。傳髦者至之飾。正義曰既夕礼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
兒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

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
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為之象幼

時髻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
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髻則

知髻以挾衿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至人脫髦注云士既
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礼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

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其伯之死時僖
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

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
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
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箋兩髦至綏纓。正義曰以共
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
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纓笄內則注云纓所以韜髮者也笄今
之簪則著纓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
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綏纓然後朝君
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卽昧爽也又內則云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
知昧爽也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
玄云文王之爲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
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韞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
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
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爲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
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爲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
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櫛纓笄總拂
髦冠綏纓端韞紳摺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
不言衣服之異則纓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纓笄總拂髦冠綏
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不
端矣不并引端韞紳摺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

士冠礼曰皮弁弁爵弁注云有弁者屈組爲紘無弁者纓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綏纓則無弁矣上言纓弁者爲纓而著弁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爲弁纓是著纓必須弁也。傳天謂父。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

實維我特

特匹也。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之死矢靡慝

慝邪也。

慝他得反邪似嗟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

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鰥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注同

疏

牆有茨三章章

六句至不可道。正義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鵠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

人主意異也。箋宣公至夫人。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倂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牆有

茨不可埽也。

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

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蒺音

中葍之言不可

道也。

中葍內葍也箋云內葍之言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

夜謂淫僻之言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於君

疏

牆有至醜

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札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札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葍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今有此淫昏。傳中葍內葍箋內葍至之語。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葍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

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精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是其義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牆有茨

不可襄也

襄除也

中冓之言不可詳也

詳審也。詳如字韓詩作

揚揚猶道也

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長惡也

牆有茨不可

束也

束而去之

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

疏

傳讀抽箋抽猶出。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為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為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為抽箋申抽為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

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偕音皆

疏

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句二章九句

卒章八句至偕老。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偕老者，謂能守義貞絜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老，以爲一篇之揔目。序則反之，見內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爲勢，所以倒也。鄭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箋夫人至誤作人。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爲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爲小君，以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纁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君子偕老，副笄六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

珈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筭筭也。珈，筭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

云卿之言加也副既筭而加飾如今步擗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副芳富反。卿音加。編蒲典反。或必仙反。別彼列反。搖餘昭。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

容河無不潤。委於危反。注同。佗待何反。註同。韓詩云德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豉反。象服

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者謂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

屬。掄音遙字。又作掄狄。本亦作翟。王后第二服曰掄狄。觀古亂反。又音官。子之不淑云如

之何。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行下孟反。又下同。

疏。首服副飾而著衡筭以六珈玉爲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

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爲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

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筭而著六珈

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掄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

宜爲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爲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髻，他髮與己髮相合爲紒。故云所謂髮髻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爲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紃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旣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傳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駁宣姜，則以爲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

璞曰皆佳麗美豔之貌傳意陳善以駿宣姜則以爲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卽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爲宣姜自佳麗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傳象服至爲飾。正義曰以下傳云綸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掩明以象骨飾服唯尊者爲然故云尊者所以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綸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皐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皆爲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也。玼今玼今其之翟反其言以激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玼今玼今其之翟也。玼鮮盛貌綸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焉。玼音此又且礼反說文云新色鮮也

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礼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吕忱並作毗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今王肅注好美衣服絜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毗後作瑳字鮮音仙
鬢髮如雲不屑髻也
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箋云髻髮也不絜者不

用髮為善○鬢真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註左傳云髮美為鬢屑蘇節反髻徒帝反髮皮寄反○**王之瑱**

也象之掎也
瑱塞耳也掎所以摘髮也○瑱吐殿反充耳也掎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亦作撻

音同本又作撻又作謫並非
謫音丁革反撻音直戟反○**揚且之皙也**
揚眉上廣皙白皙○且七

也反徐子餘反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尊之如下同皙星歷反天審諦

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為淫昏之行○諦音帝莊如字

本又作壯側
疏
亮反與音餘者故宜服此毗兮毗兮其鮮盛之翟衣

也又其鬢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髮而自絜美也又以玉為之瑱也又以象骨為之掎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

白哲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
尊敬如天乎由其瑱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
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瑱實不審
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夫
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
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之行
乎。傳禴翟至飾衣。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
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卽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
刻繪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
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
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并可
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傳鬢黑至美長。正義曰昭二十
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
服虔云髮美爲鬢詩云鬢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
名玄妻是鬢爲黑髮也。箋鬢髮至爲善。正義曰鬢一名
髮故云鬢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
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
姜鬢是也不絜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絜美
故云不用髮爲善。傳瑱塞至摘髮。正義曰旣久記云瑱
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奧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

首因以爲飾名之掃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掃是也
○傳尊之至如帝。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
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
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
包云天之言璣則此蓋亦爲璣取其璣實也毛不明說天帝
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
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
美女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璿兮璿
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
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根配與傳同也
○箋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
別設其文爲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
文耀勾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
樞紐曰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
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
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爲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
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璿

兮璿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絺是紕袷也

者以丹穀

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裋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之縐，縐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襜衣。瑳七，我反，說文云：玉色鮮白，展涉戰反，註展衣皆同。沈張輦反，縐側救反，靡也。絺，勑之反。縐，息列反，裋符袁反，穀戶木反。延以戰反，又如字。蹙子六反，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子一本無子字。襜，陟戰反。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清視

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展，誠也。美女爲媛。箋云：媛

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媛于眷反。韓詩作援，援取也。倚於綺反。疏瑳兮至媛也。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瑳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縐絺是當暑縐去裋延，烝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爲媛，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禮有至之服。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

丹穀爲之以文與縹締相連嫌以締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締者以葛爲之精曰締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縹也言細而縷縹故箋申之云縹締締之蹙蹙者言是當暑裋延之服者謂縹締是繼裋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繼裋者去熱之名故言裋延之服裋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禕衣赤綌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鞠名與麤同雖毛亦當色黃褖衣與男子之褖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褖衣亦綌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褖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綌翟闕翟羽飾衣則褖衣亦羽飾衣褖衣以翟鳥羽綌翟以搖鳥羽闕翟次綌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箋后妃至褖衣。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註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褖衣綌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麤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褖者實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綌翟青褖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